



女強人角色愈來愈多 韓兩性差距受關注

要數去年韓國最成功的電視劇集，不得不提《非常律師禹英禎》，這套講述天才自閉症女律師禹英禎在大型律師事務所奮鬥的劇集，現在已是Netflix非英語劇集累計點播率第6名，更獲提名歐美多個影視獎項。如果有追看韓劇習慣的話，就會發現近一兩年，像《禹》一樣以事業女性或女強人為主角的韓劇愈來愈多，與外界印象中韓國女性的社會形象有很大分別。到底這種現象是否反映韓國女性地位開始提升？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非常律師禹英禎》講述天才自閉症女律師。網上圖片

根據韓國KBS的數據，2021年該台播放的劇集中，53%是以女性為主角，較此前5年平均值49.8%高，至於韓國其他電視台在2017年至2020年間播放的劇集，更只有約40%是以女性為主角。在韓國播放《禹》劇的ENA電視台市場部經理Jacklen Kim說：「韓劇中女性主角的數量已經變得相當多。」

更重要的是，女性角色在韓劇的地位不但愈來愈重要，而且愈來愈多是以強勢型人物的身份登場。單是2022年，就有《王后傘下》的王妃林姽婁、《小女子》中富正義感的記者吳仁京，還有《我們的藍調時光》中白手興家的海鮮水產店社長鄭恩喜。這些角色和以女性為主的題材，在2000年代甚至早幾年的韓劇中，都是相對罕見。



◆《王后傘下》的王妃林姽婁。網上圖片

韓兩性薪資經合組織成員中最大

但在現實生活中，韓國性別平等程度卻遠遠落後很多國家，在以男性為主的職場中，女性往往會受到性騷擾、落後的性別定型及其他形式的歧視。在世界經濟論壇2022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韓國性別平等程度在146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排行第99；經合組織數據亦顯示，韓國女性平均薪酬比男性少31.1%，兩性薪酬差距是所有經合組織成員中最大。

對於為何韓劇主題出現這種轉變，專家有不同意見。有些專家認為，這是近年韓國女權提升的結果，尤其是經歷了早幾年的#MeToo運動後，主導韓國電視編劇界的女性編劇們開始更放膽將女性角色和性別有關題材加入劇本中。韓劇編劇家Hwang Jin-mi說，要評定一齣劇集是否代表女性主義，可以從幾個條件出發，例如劇中女主角能否掌控自己的人生，以及劇集是否能通過所謂「貝克德爾測驗」，即是劇中兩名女性角色的對話需要與男性無關。



◆《小女子》中富正義感的記者吳仁京。網上圖片

男性橋段枯竭 或出於收視需要

不過對於韓國電視業界而言，劇集與女權扯上關係卻不一定是好事，因為韓國社會，尤其是部分男性之間，對於女權主義非常反感，假如某部劇開宗明義打正旗號女權旗號，就很容易引起爭議甚至遭到投訴。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助理教授Michelle Cho便指出，與西方社會較正面看法相比，「女權」在韓國社會往往被視為負面標籤。

因此有專家亦認為，韓劇女性角色增多與女權無關，只是因為大多數以男性為主的劇集已經拍過，因此電視台改為製作女性主角劇集，而觀眾亦因為有新鮮感而受落。Hwang Jin-mi便說：「過去在韓劇中，男性幾乎已扮演過刑警到黑幫到法官的各種各樣角色，男性的橋段都已經枯竭了，但只要把角色由男性變成女性，一切就突然變得不同。」Hwang Jin-mi認為，現時電視台只是出於收視需要才讓更多女角出現，並非為了推動某種社會議題，但她相信這長遠仍是好事，因為當劇集中女性角色愈來愈多，自然也會讓更多人關注女性議題。

圍繞事業愛情友情 3女主角劇大受歡迎



◆《三十九》以3位即將步入40歲的女性摯友為主角。網上圖片

近年韓劇中除了強勢女性角色，另一個趨勢則是愈來愈多由3名女角擔綱演出的職場女性故事，有別於以往通常以一男一女或兩男兩女為主角，這些以3個女性為視角的故事更多聚焦她們遇上的事業挑戰、愛情煩惱或女性之間的友情等內容。這種劇集明確就是以女性為主，男角只是副線上的配角，結果大受女性觀眾歡迎。

以去年為例，最受關注的3個女主角韓劇當數《三十九》，劇集以3位即將步入40歲的女性摯友為主角，講述她們在事業愛情上各自的迷惘與徬徨。另一部則是2019年的《請輸入搜索詞WWW》，劇集以網站營運公司為背景，講述3名事業女強人的故事和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從受家暴到嫁個有錢人 韓劇女性形象大變

過去30年來，韓劇中的女性角色形象經歷了很大變化，從最初開始時只是擔當配角、充滿性別定型的角色，到後來「飛上枝頭變鳳凰」、窮家女攀上有錢人的劇情大當其道，與今日韓劇中的女性相比，轉變可說很大。

《藍色生死戀》暴力「浪漫化」

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的韓劇中，往往充斥性別歧視以至家暴內容，例如1980年至2002年

在MBC電視台播出的韓國史上最長壽劇集《田園日記》，便出現不少女性被丈夫家暴的場面，而2000年《藍色生死戀》中泰錫酒後強吻恩熙的一幕，雖然當時被視為劇中經典場面，但實際卻是將男性使用暴力「浪漫化」、極不尊重女性的劇情。

到了2000年代後期，愛情喜劇成了主流，當時編劇經常把女主角寫成是身世可憐、家境窮困的「灰姑娘」，或是不起眼的「醜小鴨」，需要遇上男主角才可改變命運，亦即典型的窮家女與有

錢人故事，例如《我係金三洵》是「窮家女糕點師遇上餐廳老闆」、《咖啡王子》是「單親窮家女遇上食品集團太子爺」。這年代的韓劇女角雖然會有一些與韓國社會兩性定型不符的衣着打扮或行徑，但劇情最終都會回到「搭上有錢人是通往幸福道路」的套路，就像《咖啡王子》「男仔頭」女主角高恩贊到了最後一集，還是變回一般女性打扮。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藍色生死戀》泰錫酒後強吻恩熙展現暴力「浪漫化」。網上圖片

韓劇女權主義當道 掀社會爭議



◆韓國性別平等程度在146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排行第99，女性在职場往往會受到性騷擾、落後的性別定型及其他形式的歧視。資料圖片

海外女性共鳴 印度爆發韓流

過去十年韓流席捲全球，但在個別國家如印度，韓劇卻一直沒有紅起來。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人們多了時間在家中串流平台看劇，印度的韓劇觀眾規模突然爆炸性增長，而這幾年興起的強勢女性角色，更被認為是韓劇在印度大熱的一大原因。

角色恐予不切實際的期望

印度去年一篇專欄就形容韓劇是「充滿女性的世界」，認為韓劇之所以在印度大熱，原因是韓劇大多是「由女性（編劇）製作、供女性觀看」，而且印度社會中女性地位與韓國相若，令印度女性觀眾對韓劇中的女角處境更有共鳴。

不過韓國女作家Tammy Kim認為，韓劇中的強勢女性形象與現實中的韓國女性形象相差甚遠。她舉例，韓國律師界充滿性別不平等，類似《非常律師禹英禎》的劇集可能會給予海外觀眾不切實際的期望，「假如有（海外）女律師認為可以去韓國工作並成為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我會勸她：不要來。」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印度的韓劇觀眾規模在疫情期間爆炸性增長。網上圖片

韓遲婚不婚趨普遍 女角色塑造更大彈性

電視劇可以反映一個時代，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韓國娛樂業剛起步時，社會對女性的要求仍然是相夫教子，認為女性一般應該在20出頭便結婚，因此在那個年代的電視劇，一些25歲左右的女角色在劇中都被視為是「遲婚」，例如2005年的《我係金三洵》29歲女主角金三順就被視為「大齡剩女」。

在1990年代，韓國登記首次結婚的女性絕大多數屬於20至



◆大熱韓劇《愛的迫降》中男女主角未有結婚，卻能白頭到老。網上圖片

29歲年齡組別。當時，一年間動輒有30多萬名20至29歲的女性登記首次結婚，而30至39歲首次結婚的女性數量還不到2萬人。不過近年韓國女性愈來愈遲婚，很多人甚至是不婚、不生子女。日前公布的一項數據就顯示，2021年韓國登記首次結婚的女性中，將近半數屬於30至39歲年齡組別，是1990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首次反超20至29歲組別，而且全年登記首次結婚的女性數量更只有15.7萬，遠少過當年。

男女主角結婚非必然結局

韓劇製作公司「嚶嚶啦啦工作室」執行監製Park Sung-cun表示，現在愈來愈多韓國人認識到結婚與否是個人選擇，因此近年韓劇中，很難會找到急於想結婚的女性角色。

正由於劇集不再需要以男女主角結婚作為大團圓結局，女性角色在劇中就可以有自己的成長故事和較大發揮，就像《愛的迫降》中，女主角尹世理的故事既有愛情線也有事業線。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